

主 编 张 晶 副主编 周雪梅

论审美文化

LunShenMei

WenHua



文 艺 学 与 美 学 从 书

主 编 张 晶 副主编 周雪梅

论审美文化

*LunShenMei
WenHua*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审美文化 / 张晶主编 . - 北京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2002.12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

ISBN 7-81085-129-2

I . 论 … II . 张 … III . 文化 - 美学 IV . 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7464 号

论审美文化

主 编: 张 晶

副 主 编: 周雪梅

责任编辑: 陈友军

封面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010-65738557 6573853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bbi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129-2/N·53 定价: 25.00 元

丛书顾问:

刘继南 苏志武

编委会主任:

蒲震元

编委会副主任:

云贵彬 张 晶

编委: (按姓氏笔划)

云贵彬 白岚玲 张 晶 闵惠泉

杜寒风 李胜利 陈友军 苗 棣

周雪梅 蒲震元 蔡 翔

丛书主编:

张 晶

编选者弁言

近年来“审美文化”成了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一，它之所以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及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已经使得当今的文化形态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种种特征，以至于有人认为，整体上可以用“审美文化”来概称当今的文化形态，意即当代的文化就是“审美文化”。而对于“文化”，无论在整体的历史演进层面，还是在各种纷繁而具体的现象层面，各学人因了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知识结构及切入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各人独具特色，有时甚至相互抵牾的理解和阐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在现实中国，多元文化因素的并置，使得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包括文艺活动和大众日常生活）进程呈现出令人困惑的一面，任何单一的文化因素和文艺现象也往往丧失或根本不存在其典型性。这一切，庶几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之中，其文化模式和价值结构

论审美文化

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这正是当前人文科学活动必须正视的问题。”（王德胜：《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

中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盲目而自恋的启蒙主义，在边缘与自我边缘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较为清醒的批判立场，能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贯通和比较之中，对当代中国文化或拉开镜头作全景式的阐述，或推近镜头对各种现象作特写式的剖析，体现出一种宏大的理论视野和始终关注人的处境的悲悯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痛觉神经”，他们的价值在于，在众人的习以为常背后，看见更为本质的与社会进步相矛盾的东西，揭示“病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一文中，作者写道：“当代审美文化不同于以往其他文化形态的有两点，一是经济动机上升为文化行为的主导动机，二是现代科技改变了文化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方式。这两点决定了当代审美的两大基本矛盾：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对立，科技含量与人文含量的抗衡。”当文化按照商品经济的运作机制运行的时候，即文化商品化或商业化以后，文化的内涵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这时我们是否还能说“对于直接现实的对立性、异在性和超越性乃是文化的灵魂所在”？丹尼尔·贝尔认为，经济和文化各有各的核心原则，二者是相互对立的，经济所依据的是“效益原则”，文化所依据的却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文化“是一个意义的领域、价值的领域，与信念、信仰、理想等价值体系相连，因此一旦在文化中将‘效益原则’奉为最高的、惟一的原则，用以排挤和取代文化的核心原则，文化与物质实利、金钱算计之间失去了距离、抹煞了界限，使得物质、金钱的利益考虑遮蔽了文化的本真意义和价值，拆解了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那么文化便将丧失它的魂魄而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尤

其是大众传媒技术的长足发展大大促进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但是，另一种趋势却出现了，即作为工具和载体的技术手段反客为主，变成文化的最高律令，排斥了文化自身目的和本体的逻辑，对其个性、风格、品味和深度产生了严重的消解作用。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工业社会具有一些工具，可以把形而上的东西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探索转化为技术的探索。……（这）表征着对理想主义文化的否定。”可以说，我们对之感到困惑的当代审美文化中的所有矛盾、冲突、变形、撕扯，都围绕着这两大基本矛盾展开。

我们从近年来大量的审美文化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挑选出了二十余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它们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审美文化进行了阐述。本书的编排大致遵循了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但“审美文化”这个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各作者的问题切入的部分交叉重叠决定了全书二十余篇论文不可能用一种逻辑顺序贯穿起来。大致说来，关于当代“审美文化”的论述，焦点集中在几个方面，即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大众传媒等。这几方面的特征又是立体交叉，密不可分的，学者们的阐述也形成了互相的印证和沟通。我们的遴选工作力图做到全面反映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也就是对“审美文化”的各角度、各层面的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希望它与其它有关专著或论文集相比有一些自己的个性。

文化是一个过程，文化研究更是一个过程。我们所做的，只是在试着理解和阐释这个过程，并把这种理解与人沟通和分享。佩索阿有一本散文叫《惶然录》，这位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的思想大师，他的洞察力所带给他的只是“惶然”，那么我们的困惑或许并不孤单，我们的努力也就更加弥足珍贵。

编者

文 艺 学 与 美 学 从 书

第一辑

大众文艺学

艺术之维

审美之思

—理的审美化存在

美学前沿（第1卷）

会通精神

—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

灵魂的震颤

—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

才子文心

—金圣叹小说理论探源

艺术符号美学

—苏珊·朗格美学思想研究

第二辑

论审美文化

中国古典诗学新论

美学前沿（第2卷）

戏剧影视文艺学

文艺学的走向与阐释

电视美学大纲

责任编辑：陈友军

封面设计：武晓强



张晶 吉林省四平市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文艺部特邀编委等学术职务。主要著作有：《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中国诗学》（第一卷）、《佛禅精神之光》、《心灵的歌吟——宋代词人的情感世界》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五十多篇。系享受国务院颁发之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周雪梅 重庆人，1994 - 2001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目 录

编选者弁言 (1)

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王德胜 (1)

西方审美文化溯源及其反思/王柯平 (14)

审美文化/李西建 (29)

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姚文放 (53)

审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李世涛 (73)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薛富兴 (94)

从诗意启蒙到异趣沟通

——90年代中国审美精神/王一川 (116)

从传统走向现代

——仿像对传统意象的冲击/周 宪 (136)

论审美文化

- 市场化、世俗化与文化共识/陶东风 (167)

大众文化

- 美学与流行文化/肖 鹰 (190)

- 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邹广文 常晋芳 (203)

- 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现状、本质及特征/孙长军 (221)

全球化、消费主义与传媒

- 文学备忘录：质疑“全球化”/戴锦华 (236)

- 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传媒话语/王岳川 (248)

- 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周 宪 (272)

挪用、反抗与重构

- 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陈晓明 (299)

- 网络的话语/南 帆 (325)

当代审美文化景观

- 对于摇滚乐的文化阐释/姚文放 (344)

在爱欲与禁忌之间

- 对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审美文化观照/王 眇

- (368)

中国化的狂欢

- 春节联欢晚会的审美文化研究/耿文婷 (381)

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

王德胜

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审美文化”的一系列讨论，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但与此同时，直到今天，正是由于在“审美文化”的理解上所存在的诸多分歧意见，也使得有关审美文化的研究变得相当复杂化^①——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们对审美文化研究课题本身理论合法性的质疑和沉思，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了某种理论建构上的困难。所以，近一两年来，不少学者试图对“审美文化”概念本身做出某种确定，以此为审美文化研究建立一种“科学性”的学术规范。在我看来，这种概念确定工作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来说，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确

^① 参见章建刚《何谓“审美文化”化?》，《哲学研究》1996年第12期。

论审美文化

定“确定概念”的理论前提，即明确审美文化研究本身的当代理论性质，这样，我们才能从特定理论立场出发，进行有效的学术工作。

尽管“审美文化”并非最近才出现的概念，不过，就其现实的理论特性而言，它却不能不主要是一种当代性的和描述性的话语形式。也就是说，作为概念，“审美文化”的性质不仅超越了它的“命名史”，而且也绝不限于一种纯粹抽象、孤立的经典理论范围；它同中国美学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自身理论话语转型联系在一起：正是在美学话语的当代转型意义上，“审美文化”概念才具体地体现了作为理论描述话语的当代性特征。

首先，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跳跃式地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种文化因素的状态：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及后工业时代的许多文化特性，在一种缺少相互间内在联系的过程中，奇特地集合在中国社会的共时体系上；多元文化因素交错并置且彼此克制，令现实中国文化变得扑朔迷离，整个社会处处潜在着文化变异的巨大可能性。在此情况下，任何一种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确定，都面临着各种选择和认同上的困难：在一个不确定的、程序交迭和因素混乱的现实文化氛围里，存在着多种层面和性质的具体操作活动和现象积聚方式，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因素、现象的运行和演衍，都为自己订立了特定而强烈的导向性和制约性，从而给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归趋制造了种种不同的精神迫力。

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可描述的文化表象，也逐渐从敞开的国门缝里挤了进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文化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视近几年里中国文艺创作的种种现象，就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变革中，“后现代”的某些价值倾向、精神要求，至少在大众接受最广泛、最频繁的影视、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开始显山露水。然而，只要我们理智地考虑到80年代末以后中国文艺“后现代”因素的虚假

性、混杂性、表面性——仅在小说方面，我们便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读解出了反抗权威的“后现代性”与执著自我的“现代性”之间的背反，从王朔的《顽主》看出了一连串肆无忌惮的调侃背后的浪漫主义理想的天真热情，从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发现了具体生活的琐细无奈与小人物对自身感情的痛苦回忆之间的相互冲撞——我们就能够知道，当今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多少真切具体的“后现代性”。也因此，在现实中国，多元文化因素的并置，使得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包括文艺活动和大众日常生活）进程呈现出令人深感困惑的一面，任何单一的文化因素和文艺现象也往往丧失或根本不存在其典型性。这一切，庶几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之中，其文化模式和价值结构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这正是当前人文科学活动必须正视的问题。

其次，相应于中国文化的现实氛围，任何一种试图获得自身确定表述和具体有效性的人文科学话语，都不能不从特定层面考虑现实文化要求及其可能性问题，在文化策略的设计上，表达对于文化建构的深厚关怀与信念，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现状及其未来建构的洞察与揭示。这就是说，包括美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科学，所面临的仍然是如何捍卫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性这一问题。正由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面临西方后工业时代一系列由政治、经济、管理以至科学所产生的深刻的“后现代”危机，而是面临了一系列由社会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发展变化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所引发的矛盾——其最深的、直接的根源，在于现实文化中主体力量的缺失，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分层运动（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急剧扩张和复杂性；因此，重新高扬起现代文化的旗帜，建立一种普遍的、大众自觉的主体理性，并且在其中迅速培植起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的文化价值意识，推动中国文化在有序分层过程中坚定地走向

论审美文化

自身的当代建构历程，正是当今中国人文科学活动（包括美学）向自身所提出的艰巨课题，也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理论真正实现自身转型的可能性之所在。

以这种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现实的策略性把握为基础，结合我们对当代文艺进程、大众生活发展的审视，我认为，当代美学主要应该确立的，就是能够积极引导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建构的必要的文化批评能力，以及能够使主体理性成为大众自觉文化意识的美学态度。实现这一点，无疑要求美学通过自身理论话语的转型，找到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真正体现当代文化追求的新的理论精神：其核心就是积极开拓美学在文化批判/重建进程上，同大众日常生活及其现实利益充分“对话”的直接领域。换句话说，以文化批判和重建相统一的人文意识，来构造当代美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乃是我们在今日文化景观中所寻求的理论前景。

具体来讲，在美学话语转型方面，大众对话的要求及其可能性，为生成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现象前提；而当代社会中人的审美活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则决定了审美文化研究在现实中，已经不可能仅仅存在于以往美学那种纯思辨的观念判断和单纯心理范围的审美经验分析，而必定直接关涉当代社会的全部文化现实，体现当代大众的具体生活意志。也就是说，以特定的文化批判/重建意识来审慎把握当代大众生活的价值方向、艺术活动的精神本质，乃至相关文化现象的生成演变，使得作为美学话语转型具体形式的审美文化研究，具有了比一般美学话语本身更广泛的现实魅力和活力。

在上述认识的出发点中，包含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一以贯之的经典的美学话语，基本上都着重从“美/审美”的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逻辑地诠释人的生命精神现象，探讨人生价值的终极理想。“尽管美学的概念和理论具有多变性，

然而，美学的历史却仍然表现出某些永恒的论题，亦即经久不衰的或反复出现多次的论题”。^① 应该说，作为终极本质的探索方式，美学的这种经典话语形式持续了数千年，并且至今仍不失其特殊的理论风采。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本体问题的逻辑追问就是美学惟一有效的理论话语？甚至，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种话语仍然能够以纯粹逻辑的形式进行自我确认的理论活动？在我看来，本体论或认识论的理论话语的必要性，并不等于它一定具有持续不变的现实有效性。事实上，在当代文化现实中，美学研究如果只是持守这样一种话语形式，以为在理想价值的“乌托邦”中就能够合法地驾驭当代人生命精神的现实展开，那么，面对当代大众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要求，面对当代文化价值变异的复杂状况，就未免显得过于封闭而又自以为是了。从根本上说，在当代文化现实中，美学研究只有在不断巡视、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自身新的理论对象、理论规范，并因此成为当代文化建构中的一种特定而有效力量。

第二，当代美学话语转型，绝非只是既定理论系统内部的话语增生活动，也非单纯是一个对象的变换问题，而是与当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和当代人生活活动密切相关。这就表明，对当代美学话语转型问题的理解，应当同我们对当代文化的认真省察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能否从经典美学话语自身圆满的逻辑形式，走向现实层面上高度负责和自觉的文化批判/重建立场，是我们能否真正把握当代美学话语转型的关键，也是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是否真的能够超越经典美学话语形式的根本。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在我们所说的当代美学话语转型上，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所指向的，便理应是一种具有建设性功能的文化批评活动。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上，美学

^① 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3 页。

话语转型的基本前途，就在于使理论自身成为直接关涉当代人生生活、当代文化价值变异的批评性存在。

就美学话语转型的现实意图来看，美学研究要实现自身对人的生活实践及其价值存在方式的具体关怀，除了持守必要的人文理想并探入人的生命精神发展进程之中，还应当充分体现清醒的现实意识，能够发现并解答人的实际生存困惑，以此在审美实践（包括人的日常生活和艺术活动）方面完善人的现实文化追求。这就是说，美学话语的转型，最终必须实现美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环境间的一致性，强化自身对于当代文化现象的具体敏感力和阐释力。以这一点来考察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可以认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审美文化批评活动，它一方面依据了自身内在的人文关怀立场——这种关怀在根本意义上总是指向人的生命精神的完善化过程；另一方面，它又必定与当代文化建构要求相联系——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在经典的美学话语形式中，人以及人的生命精神的终极问题总是非常明确地得到了必要的考虑，无论是柏拉图从“理念”的完美性中演绎而来的“美理念”的进化图式，还是康德所提出的不涉及实用功利、目的的“判断力”概念，抑或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实践本体论的美学命题，它们都相当理想化地构造了一种从本体论或认识论上说明人的生命精神及其价值实现的话语形式；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形而上学的非理论性质本身不是一种缺陷；所有艺术都有这种非理论性质而并不因此就失去它们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生活的高度价值。危险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欺惑人的性质，它给予知识以幻想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①。正是这种试图从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展开的美学话语，由于其对于美的本质的追求总是建立在“这是美的”一类判断的

^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0 页。